

波修斯：将古希腊科学思想传至 欧洲中世纪的文化英雄 ——以其在“七艺”中的作用为研究角度

吴琼^{1,2}, 安维复²

(1.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2.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依传统观点, 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科学的“黑暗世纪”, 其理由在于它中断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科学思想, 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从阿拉伯世界移译古希腊圣哲的经典。根据大量文献考察认为, 鼎盛于公元4世纪至5世纪间的波修斯就开启了旨在按“七艺”格局将希腊经典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著述进行重建的“计划”, 于是“七艺”成为基督教学校的基本教程, 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特别是神学论证, 成为中世纪知识积累的母体和科学革命的温床。波修斯是西方科学思想从古希腊延续到中世纪的文化英雄, 不了解波修斯很有可能误解西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思想关联。

关键词: 波修斯; 七艺; 中世纪; 古希腊

中图分类号: B 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6)03-0254-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3.011

Boethius: A Cultural Hero Who Transmitted the Ancient Greek Scientific Thought to the Medieval European —With a Focus on Hi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ven Liberal Arts”

Wu Qiong^{1,2}, An Weifu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al view, the Middle Ages interrupted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times, so it is known as “Dark Ages” of science. Until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referr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Boethius who was prominent during the 4–5th centuries reconstructed the classical Greek based on the seven liberal arts, especially on the Aristotle’s writings. Seven liberal arts then became a basic course in Christian schools,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the whol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s of god, particularly the theological argument. All these achievements have accumulated knowledg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promote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summary, Boethius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hought, which continu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to the Middle Age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Boethius is the premise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Western science and religion.

Keywords: Boethius; seven liberal arts; the Middle Ages; ancient Greek

收稿日期: 2016-08-26

基金项目: 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文献编目及研究”(2014ZDB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琼(1978-), 女, 讲师。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哲学。E-mail: fresh_wq@shu.edu.cn

一、缘起、问题及解题思路

依传统观点,中世纪被认为是科学的“黑暗世纪”。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与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中世纪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科学停滞的黑暗世纪,其中不乏重要的科学成就及其科学思想。那么中世纪科学是如何存在于基督教之中的?而且科学又是如何与哲学相容的?中世纪早期是教父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的科学又是如何得以发展的?本研究认为,“中世纪并非没有科学,而是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某些科学理论绝对化了,使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但这种追求完美的世界途径也促进了数理科学等与基督教教义相关领域的发展,客观上为科学革命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1]依照这个思路,我们将目光投向中世纪早期的教父哲学^①的主要代表人物们的思想,去解决前面所提到的问题。这些人物中,往往最为学者们看重的是奥古斯丁的学说,而本文将要讨论的是波修斯,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思想史上他的地位和作用很有争议。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文献编目及研究”,借助于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科研平台,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中世纪前后与哲学科学有关的珍本原典文献,导师也将研究团队多次访学或留学美国西北大学、英国的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期间收集的外文资料都拷贝给了本人,总计有百余种。本文经过对波修斯相关大量文献的考察,尤其是对文献中相关“七艺”内容的解读,展示出波修斯开启了旨在按“七艺”格局将希腊经典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著述进行重建的“计划”,“七艺”成为基督教学校的基本教程,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特别是神学论证,成为中世纪知识积累的母体和科学革命的温床,推动了科学思想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延续。

二、波修斯:其人及相关文献

波修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 480—525)是一位典型的处于从古代到中世纪过渡阶段的基督教思想家,其任职于狄奥多里克^②(Theodoric)王朝,和奥古斯丁一样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双重影响。波修斯认为自己的使命

是让西方能够进入哲学宝库,波修斯早期准备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全部著作的计划显然是由其想保存古典学问的想法推动的。波修斯最著名的著作《哲学的慰藉》写于狱中,当时他正因为叛国罪在狱中等待被处决,这部著作事实上是更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而不是基督教。有学者认为作为古代晚期哲学家,他的重要性是有限的,他绝大部分的思想和论述源自他的希腊知识,他自己所做更多的就是从希腊学术里面选择、安排和呈现观点,没有太多的原创。但是波修斯的翻译和原创作品在直到12世纪、13世纪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之前,都是中世纪学者可用的最博学的著作^[2];12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波修斯的著作开始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这个古代和中世纪之交,拉丁百科全书时代,基于古典传统的技艺(知识)“七艺”^③(the seven liberal arts)确立了正式的形式和内容,“三科四学”这个术语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实质内容已经形成,而且观念也得到普及。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探讨波修斯在始于古典希腊,形成于中世纪的“七艺”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从而厘清波修斯在传播古希腊文化,促进中世纪知识积累的脉络。

笔者对与波修斯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主要分为三类。

(1) 波修斯本人的翻译、著作、评论和论文。

① 教父哲学:(patristic philosophy)是指处于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的神学思想。在早期基督教时期(公元2至5世纪),教父们为了使基督教更具吸引力、论证更充分,教父开始将《圣经》教义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融合,一般称为“教父哲学”。在圣经神学与经院神学之间,更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早期基督教神学发展中,教父哲学可谓是影响力最大的神学思想之一。(来源于维基百科)

② 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国王(454—526年,493—526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波修斯曾任其政府长官,后来波修斯失宠,并于525年他下达了处决波修斯的命令。

③ “七艺”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传统以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经过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和瓦罗等的发展,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波修斯,包括拉丁百科全书家们(如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等)普及和充实,在拉丁百科的时代,“七艺”这个固定名虽没有明确,但其基本内容已经确定下来;到了中世纪早期,卡西德鲁斯(Cassiodorus, 480—575)在他写的《神学与世俗学读本入门》(Introduction to Divine and Human Reading)一书中正式使用“七艺”的名称,并分科论述了“七艺”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学科(三科:语法、修辞和逻辑)以及数学学科(四学或四艺: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七艺”作为中世纪教育的主要形式基本定型。12、13世纪之后,随着大翻译时代的到来,古希腊罗马的学术知识扩充了“七艺”的内容,使其范围不断扩大,“七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融入或更新为大量的专业学科,并发展为西方独特的艺学传统。

(2) 中世纪时期,波修斯的著作作为教材,当时学者对其的评注。如: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著的《对波修斯的有价值概念的阐述》(*An Exposition of the On the Hebdomads of Boethius*^[3]),由贾尼斯·舒尔茨(Janice L. Schultz)和爱德华·西纳(Edward A. Synan)翻译并作序,2001年出版;1966年哈林(Nikolaus M. Häring)编辑的《普瓦捷的吉尔伯特对波修斯的评论》(*The Commentaries On Boethius by Gilbert of Poitiers*^[4])。

(3) 现代学者对波修斯思想和著作进行研究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其中由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撰写的《波修斯:音乐、逻辑、神学和哲学的慰藉》(*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5])是一本介绍波修斯的主要作品和生平的权威著作。其中的第二部分“文明崩落时期的自由技艺”(Liberal Arts in the Collapse of Culture)分别介绍了波修斯的数学、音乐、几何和天文;第三部分集中讨论了波修斯的逻辑方面的成就及一部分修辞的内容。玛格丽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的《波修斯:生平,思想和影响》(*Boethius: His Life, Thought and Influence*^[6])是一本由巴兹尔·布莱克威尔(Basil Blackwell)委托吉布森编辑的一本关于波修斯的论文集,全文收录15篇论文(及两个备注)。这个论文集更多关注波修斯的影响而不是波修斯的生平和思想,其中埃里森·怀特(Alison White)的 *Boethius in the Mediaeval Quadrivium* 还有一部分专门论述波修斯逻辑、几何和天文方面的论文。约翰·马伦邦(John Marenbon)所著的《中世纪思想家波修斯》(*Boethius: great medieval thinkers*^[7])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中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中的一部分,分为九章,包括波修斯生平及作品介绍,波修斯的逻辑学翻译和评论,神学论述及其对波修斯本人所著的《哲学的慰藉》进行的评论等内容。他还在2009年左右编辑了《波修斯的剑桥手册》(*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8]),收集了12篇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研究波修斯的论文。论文集第一部分涉及到波修斯“四艺”中的很多内容。另外,苏黎世大学教授卡尔·杜尔(Karl Dürr)专门就波修斯的逻辑写了《波修斯的命题逻辑》(*The Propositional Logic of Boethius*^[9])一书。

研究成果中还有一些论文,《波修斯,自由技艺和中世纪早期的政治理论》(*Boethius, the Liberal Arts, and Early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10])是由查

尔斯·阿尔伯特·康韦(Charles Abbott Conway)撰写的论文,描述了在中世纪政治理论对“七艺”的需求,重点介绍了波修斯的“四艺”的内容以及对当时政治或者说行政官员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也提及三科的内容及作用。《加洛林学校时期的波修斯》(*Boethius in the Carolingian Schools*^[11])该文作者玛格丽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详细地考察了波修斯的著作、翻译以及评论在中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被学校积极使用的情况,并探讨了波修斯的书籍和思想为什么到加洛林时代才大放异彩的原因。麦克·福尼尔(Michael Fournier)的《波修斯和四艺的慰藉》(*Boethius and the Consolation of the Quadrivium*^[12])作者首先介绍了波修斯的“四艺”的内容和四个学科的相互关系,认为“四艺”体现知识的低一级形式向高一级形式不断提升的过程,且“四艺”是进行哲学学习的关键。然后作者认为波修斯对“四艺”的这种理解在《哲学的慰藉》这本书的内容里得到体现。如果想理解这本著作,一定要从波修斯的“四艺”角度进行理解。麦克·马西(Michael Masi)撰写了《自由技艺和Gerardus Ruffus对于波修斯“论算数”的评论》(*The Liberal Arts and Gerardus Ruffus' Commentary on the Boethian De Arithmetica*^[13])。作者对波修斯《论算数》以及“四艺”中的其他科目,对杰拉杜斯·鲁福(Gerardus Ruffus)对波修斯《论算数》的评论进行讨论,表明了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波修斯的作品都是被广泛研究评注,当时的自由技艺(Liberalarts)的概略是基于波修斯的作品和思想的。

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波修斯的影响^④;专著方面代表性的如胡龙彪教授的《拉丁教父波爱修斯》^[14],对波修斯“七艺”或者“四艺”方面内容或影响的研究方面,王琦先生的《通向哲学之路——对

④ 国内对于波修斯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并不多见。但是,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涌现了一批学者研究中世纪的哲学,比如:赵敦华教授编写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2005版),按时间先后顺序对于中世纪的哲学思想进行了阐述,分别介绍了基督教哲学的思想渊源、奥古斯丁主义、黑暗时代的哲学、托马斯主义以及奥康主义等。其中有涉及到波修斯的逻辑思想。由知名学者唐逸编著的《理性与信仰:中世纪哲学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5年11月1日)中也是选择了中世纪早期的奥古斯丁、波修斯和爱留根纳这三位代表人物来对中世纪早期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其中介绍了波修斯作为迈入中世纪的思想家,主要介绍了其逻辑思想和形而上学思想。《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版)由车铭洲著写而成。该书主要分三章,但是它是根据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繁荣时期和解体时期三段时期来分的。其中,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时期,即是中世纪早期教父哲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在该书中,作者节选了波修斯和爱留根纳为代表人物进行阐释。

波爱修斯“四艺”理论的研究》^[15] (第三届科技哲学暨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文集) 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三、波修斯对希腊文明的延续, 移译希腊经典, 为形成“七艺”储备知识来源

作为拉丁百科全书家的波修斯在早期“七艺”形成中的作用, 应该体现于其翻译活动中相关工作, 为拉丁百科全书作家形成“七艺”提供丰富的材料^[6]。

从公元4世纪到8世纪, 随着哲学中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在信仰上基督教的胜利, 拉丁百科全书作家们基于希腊的手册传统, 开始撰写一系列拉丁文百科全书。严格意义上说, 尽管自由技艺的内容和形式早已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洗礼, 但是用“七艺”这一术语来表述那些技艺并加以编撰的, 则是5世纪到6世纪的拉丁百科全书家们。波修斯作为最杰出的拉丁百科全书家之一, 在这一时期对“七艺”主要贡献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1) 提出了“四艺”这个术语。关于“四艺”这个术语, 格兰特在其著作《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16]中提到: “如果科学有种核心的话, 必定在四艺之中”。“四艺”这一术语是波修斯在其《论算数》^[17] (*De Arithmetica*) 中第一次确认^[18]。“四艺”是关于数字的规则, 早在毕达哥拉斯的作品和马提亚努斯·卡佩拉 (Martianus Capella, 创作时期为4世纪末5世纪初) 的《墨丘利与文学的联姻》^[5]就有基本内容, 但是没有明确划分出来。波修斯将大小 (magnitude) 和多少 (multitude) 进行对照作为对四种数学学科系统化分析的基础。在《论算数》的序言中他表述了一些他在考虑这些规则正确顺序的细节, 明确了“四艺”的划分。相关资料表明三科^⑥ (trivium) 这个术语也是模仿“四艺” (quadrivium) 生造出来的。

(2) 作为百科全书家丰富了“七艺”的基本内容。波修斯翻译整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重要经典特别是有关数理科学方面的著作, 他通过对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的翻译和拉丁文术语的创制, 为中世纪哲学提供了研究希腊哲学的最初文本: 他要将所有他能找到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全部进行翻译和评注, 然后再写一本书来表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最重要的哲学观点上是保持一致的。实际上, 由于迫害致死, 波修斯只完成了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

论》(后简称《导论》) 的翻译及评注, 对《解释篇》的翻译与评注, 对《前分析篇》《后分析》和《论题篇》及其《辨谬篇》的翻译, 还有对波菲力《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的翻译及评注、西塞罗的《论题篇》的评注等等。尽管波修斯并没有完成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全部著述的翻译评注, 但我们看到波修斯率先完成了对古希腊逻辑学著述的翻译和评注工作。同时波修斯虽然没有像对“四艺”那样论述三科, 但他写了不少除前面提到的逻辑之外, 关于修辞和语法的论文, 波修斯这三个科目的文章在中世纪被广泛运用于这三个初级科目的研究^[13], 当然逻辑方面的论文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

波修斯在他与他的岳父西马丘斯 (Symmachus) 的通信中提到有计划写出算数、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等四部作品。波修斯本人关于“四艺”的著作包括《论算数》《音乐原理》《几何原理》和《天文学原理》。他在给友人卡西德鲁斯 (Cassiodorus)^⑦的信中也提到要完成“四艺”的整理工作^[13]。波修斯死后, 卡西德鲁斯在“原理” (Institutions) 中清楚地提到波修斯的几何学著述^[19]。但是作为“七艺”的官方编撰者, 由于其立场和当时的宗教条件, 有证据证明, 尽管卡西德鲁斯掌握了很多波修斯的著作, 也非常清楚波修斯在学术上十分出色, 但在他著述“七艺”的时候还是没有打算用这些学者眼里非常重要的知识。在帕克 (H. Parker) 所撰写的《七种自由技艺》 (*The Seven Liberal Arts*)^[20]一文中, 作者提到, 卡西德鲁斯原本也只想介绍语法 (Grammar) 这一个学科, 但是波修斯的著作使他认识到不研究其他学科是无法满足当时时代需求的 (The writings of Boethius had probably convinced him that grammar without the other studies would not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age^[18])。由此可见, 波修斯在中世纪“七艺”确立之初, 在百科全书时代, 他

⑤ 《墨丘利与哲学的关系》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 De Nercurii et Philologiae*) (又译《语言学与墨丘利结婚》) 一书中, 把文法等七种学科比作七位傣相, 她们各自代表一种技艺, 为新娘宣讲。该书实质上是一本论述“七艺”的书, 卡佩拉对“七艺”的分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⑥ 维基: The trivium is implicit in the *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 (“On 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 by Martianus Capella, although the term was not used until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when the term was coined, in imitation of the earlier quadrivium. 三艺这个词, 在马提努斯堪培拉的著作《墨丘利的婚礼》里就已经有所显现, 但直到加洛林文艺复兴时代才仿照早前“四艺”这个词造出来使用。

⑦ 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

的翻译、作品和评注等已经在被使用和借鉴,但鉴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暂时只能被用作一般知识的简单介绍和官方编撰时的素材,直到中世纪盛期希腊学术复兴时,波修斯的影响力才大大展现出来。

四、波修斯的突破与变革:建立以“四艺”为基础的科学教育体系

波修斯的影响在12世纪达到顶点。在这个时代里,《哲学的慰藉》和《论三位一体》两部著作经常被注释。12世纪的注释家们赞同波修斯的前提:哲学—神学的探究模式适合于三位一体的教义,他们的焦点不是以启示为基础的认识和以哲学反思为基础的知识之间的区别,而是它们的统一^[21]。

波修斯通过被中世纪的学者广泛阅读的关于数学和音乐方面的两本书以及波修斯自己的翻译、评述和论文,为中世纪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基础。他简短的神学著作通过逻辑和哲学技巧来为探讨基督教义提供方法。从8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波修斯的《哲学的慰藉》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中世纪方言,是中世纪早期学习古典哲学的主要来源,书中呈现了在理想和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运用推理体系处理伦理问题,这些理性的因素在他有关“七艺”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书中关于“善”、“自由意志”和“来世”持续影响着13、14世纪的思想家们。总之,如果没有读过波修斯的著作是很难理解中世纪西方拉丁哲学的发展的^[22]。“七艺”在11、12世纪的教区总教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里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对“七艺”的研究方面,波修斯的著作和评述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著作除了在天文学方面的论述(这是其著作《墨丘利和文献学的联姻》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希腊学术复兴之前可用的最令人满意的天文学著作)外,其他方面论述的影响在削弱;而卡西德鲁斯^⑧(Cassiodorus,约490—585)的《原理》和塞维尔(Seville)的主教伊西多^⑨(Isidore,570—636)的《词源》小册子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波修斯的“四艺”在中世纪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他的传记作者马伦邦(John Marenbon)在《中世纪思想家波修斯》一书中指出:“波修斯的‘算数’和‘音乐原理’从9世纪到文艺复兴都拥有广泛的读者,都是流行的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本书并不讨论‘算数’和‘音乐原理’的流传。”^[7]在剑桥期刊(Cambridge Journals)的官网上,笔者查到玛格利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莱斯利·史密斯

(Lesley Smith)和约瑟夫·齐格勒(Joseph Ziegler)编辑的*Codices Boethiani: A Conspectus of Manuscripts of the Works of Boethius 1: Great Britain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23],很遗憾,并没有查到这部文献的原文,但在学术期刊图书馆“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查到了有关这部文献的三条主要信息:其一,这篇文献提及玛格利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等人曾发起对波修斯手稿的利用、阅读和研究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的计划,而且这项计划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其二,吉布森等人的工作是可信的,因为她们不是用一般的学理分析的方法,而是采用对文献进行“斯蒂格缪勒式的回溯分析法”(Stegmüller-like repertorium)^⑩,其目的就是检索波修斯的著述在何时、何地以及因何原因而被研究,这些手稿的使用者、读者和研究者都是谁,他们利用或研读手稿的语境是什么,这些手稿与哪些文献并行使用的,等等。其三,这篇文献显示,波修斯的《论算数》和《音乐原理》直到12至13世纪依然作为教材,它们或者一并作为教材出现,或者与其他的历法文献、计算教科书或音乐及其他“四艺”文本并用。在吉布森的另外一篇文献^[23]中也看到波修斯的著作在加洛林时代的学校里也得到了直接或者间接地最为广泛的运用。

这些文献及其研究说明,波修斯不仅确立了“四艺”的基本内容,而且使得他所编撰的“四艺”一直流传到13世纪,也就是阿尔伯特等人系统地翻译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古希腊经典为止^⑪。约翰丹提

⑧ 卡西德鲁斯著有《神学与世俗学导论》(又译《神学和世俗教育的选择》,《原理》)(*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ecularum Lectionum, Institutiones*)的论文,论文第一部写宗教文学,第二部分写自由艺术。有文献表明卡西德鲁斯是波修斯的族人(kinsman)。

⑨ 伊西多收集了异教和基督教作家的各类作品,编成了二十卷的百科全书,题名为《起源Origins》也叫《词源》(*Etymologies*)。其中第一、二、三卷论述“七艺”,讲文法就占了整整一卷。

⑩ 玛格利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教授发起了对波修斯手稿在9世纪到16世纪期间的影进行统计分析的计划,截止到吉布森教授逝世的1994年8月2日,这项工作的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并已经出版。

⑪ 尼克马库斯的《算数导论》的评价问题,如果说波修斯的《论算数》译自或来自尼克马库斯(Nicomachus of Gerasa)的《算数导论》(*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那么尼克马库斯的这部《导论》是否比波修斯的《论算数》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查阅了Henry Chadwick“*Boethius: the consolation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在该著中,Henry Chadwick认为,尼克马库斯深受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他的这部《算数导论》是新柏拉图主义在雅典学园和亚历山大学园的标准数学教材。这部著述的希腊文版被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刊印是在1538年的巴黎,最新的版本是在1866年被收入吐蕃那系列(Teubnar series),英译本是M. L. D'Ooge、F. E. Robbins和L. C. Karpinski在1926年完成的,并在1972年重版。但没有证据表明,尼克马库斯的这部《算数导论》曾经作为中世纪的“四艺”教材。

斯(John Daintith)编辑的《科学家传记百科全书》(*Bibl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scientists third edition*)就认为波修斯的工作是古罗马的学术衰败到翻译运动之间最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就^[24]。

五、简单的结语

斯特沃特博士这样评价波修斯:“波伊修斯是罗马人当中的最后一人,但从他对于科学分类所提供的材料看,他也是经院哲学家的最早一人。”^[25]其在“四艺”方面的成就和其对后世的影响,更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无法企及的。前面所提到的波修斯向政治妥协的继承者卡西德鲁斯,还有塞维尔的主教伊西多,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将古典学术传播到中世纪的工作,将“七艺”编撰成册并加以教授,但是他们只能作为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家,而称不上是思想家。波修斯在逻辑和数学方面的编撰整理工作奠定了中世纪特别是教父哲学的理论基础,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思想和文化,他投入大量精力丰富起来的“七艺”更是为后来的科学革命提供了养料和孕育的温床。

参考文献:

- [1] 安维复. 科学哲学新进展:从证实现到建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3.
- [2] Wager D L. The Seven Liberal Arts in the Middle Age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20-21.
- [3] St. Aquinas T. An Exposition of the “On the Hebdomads” of Boethius [M]. Translated by Schultz J L, Synan E A.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1.
- [4] Häring N M. The Commentaries on Boethius by Gilbert of Poitiers [M].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66.
- [5] Chadwick H. Boethius: The Consolations of Music, Logic,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6] Gibson M. Boethius: His Life, Thought and Influence [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 [7] Marenbon J. Boethius: Great Medieval Thinker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8] Marenbon J.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oethi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9] Dürr K. The Propositional Logic of Boethius [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 [10] Conway C A. Boethius, the Liberal Arts, and Early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M].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8:96-110.
- [11] Gibson M T. Boethius in the carolingian schools [J].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2 (32): 43-56.
- [12] Fournier M. Boethius and the consolation of the quadrivium [M] // Clogan P M. Medievalia et Humanistic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 [13] Masi M. The liberal arts and gerardus ruffus' commentary on the boethian de arithmetica [J].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79, 10(2): 23-41.
- [14] 胡龙彪. 拉丁教父波爱修斯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2006.
- [15] 王琦. 通往哲学之路——对波爱修斯“四艺”理论的研究 [C] // 第三届全国科技哲学暨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 北京: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010.
- [16] [美] 爱德华·格兰特. 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 [M]. 张卜天,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17] 加尔文·M·鲍尔. 古代音乐理论向中世纪的传播 [M]. 托马斯·克里斯坦森. 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1.
- [18] Kimball B A. The Liberal Arts Tradition [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2010:65.
- [19] Jones L W. Notes on the style and vocabulary of cassiodorus “institutiones” [J]. Classical Philology, 1945, 40(1): 24-31.
- [20] Parker H. The seven liberal arts [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90, 5(19): 417-461.
- [21] [德] 埃尔岑·J·A. 有中世纪哲学吗? [J]. 曾小平, 译. 哲学译丛, 2001(2): 65-71.
- [22] Marenbon J.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 (1150—1350) [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11-12.
- [23] Gibson M, Smith L, Ziegler J. Codices Boethiani: A Conspectus of Manuscripts of the Works of Boethius, vol 1: Great Britain 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Warburg Institute Surveys and Texts, 25 [M].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5: 288.
- [24] Daintith J. Biographical Encyclopedia of Scientists [M]. 3rd ed. Boca Raton: CRC Press, 2009: 77-78.
- [25] [英] 丹皮尔·W·C.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M]. 李珩,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编辑: 巩红晓)